



攀登

◎陈顺源

心窗
片羽

芬芳
一叶

鸡冠花

◎丁维香

我认识的花,大多是童年时就长在村子里的。印象最深的,是家家户户庭院里都有的鸡冠花。

鸡冠花很特别,似花非花。别的花大都是由一片一片的花瓣组成一朵一朵的花,鸡冠花则是平面展开,像一页扇面;且曲曲折折、重重叠叠,形如大公鸡头顶上的冠,颜色也是鲜红的。后来才知,鸡冠花也有黄、白等其他颜色,但我小时候见过的鸡冠花清一色都是红的,像真正的鸡冠一样血红血红的。农家院舍,经常看到一只硕大

的公鸡昂首挺胸地四处游走觅食,大公鸡走进鸡冠花丛里,恍然间分不清哪是公鸡冠,哪是鸡冠花了。

鸡冠花年年播年年生。鸡冠花的籽藏在厚实扁平的扇面里,黑芝麻似的,一株花有无数的籽。不用刻意收集播种,让它们成熟后自行掉落在地,来年夏天又会长出许多的鸡冠花来,红彤彤的一片。

鸡冠花不仅好看,也是大有用处的。我小时候,一到夏天身上就会生出一些疮疖来,母亲说身体里有毒。于是剪下一片鸡冠花,捣烂

敷在疮疖上,能起到败火消毒的作用。小孩子顽皮得很,我们常挑那最大最红的鸡冠花割下来,想办法用夹子把它夹在头顶上的头发上,装大公鸡,还一边学大公鸡“咯咯咯”叫。除了用鸡冠花装大公鸡玩外,还因夜饭花的籽形状像小地雷,我们就收集起来作为玩打仗的武器。女孩子用凤仙花的汁染红指甲,也是每年夏天的保留节目。

转眼几十年过去,“尘世太匆匆,鸡冠花又红。”(清·庄盘珠《菩萨蛮》)鸡冠花开日,忽忆儿时节。

热爱就像破冰船

◎明前茶

那天,去往莫干山之前,拎着大箱子下了德清高铁站的我,一眼就瞅见一排三轮车夫中,有个在阳光眯缝着眼,跷着腿看书的中年人。见他在看《百年孤独》,我当即决定:就坐他的车去山腰上的民宿了。

一路上,这文质彬彬的车夫,激发了我的兴趣。攀谈之下才知,这名姓赵的车夫,原是当地一家造纸厂负责宣传与营销的小领导,也是一个干了20年的笔杆子,后来,当地政府发现,用竹材造纸需要添加大量的漂白与防蛀药水,为了整治环境,让青山绿水永续,便有意敦促中小型造纸厂转型或在环保上升级换代。老赵所在的造纸厂缺乏资金,无法解决污染问题,就关闭了。老赵到了45岁,忽被裁员,便出来做了三轮车夫。

从西装革履的小领导,到在风里雨里蹬三轮车,说心理落差不大,那是谎话。那一年,老赵自称“祥子”,但只要妻子开玩笑叫她自己“虎妞”,老赵都会黑脸。

有一天,妻子听老赵诉苦:三

轮车夫们聚在一起打牌、吹牛,他都不感兴趣,妻子就提议说:“搞宣传时,你买了这么多书,如今等客人的空隙,不如一本一本细细拿来看。你不妨这么想——能看书、能喝茶、能天天往来景区,呼吸新鲜空气,就当郊游了。”妻子继续开导他:人这一辈子,总要经历一些风霜雨雪,河上结了冰,总不能船就不走了,北方都有破冰船,船头尖锐像一把刀,碰见冰块,破冰船就往后退,然后用尽全力猛撞上去,船变成了一个质量极大的撞锤,能把冰压碎,只听“啦啦啦”一声响,船头就犁开了厚冰,开始在航道中若无其事走自己的路。不管在什么环境下,培养一点爱好,看书、下棋、种花,这效果就像一艘船被改造了船头,成为一艘破冰船。

老赵听进去了,后来等客人,就不再百无聊赖地刷手机,而是自然而然地打开一本书。

通往半山腰民宿的最后一段路,是陡峭的台阶,老赵主动为我拎箱子,并兴致盎然地背诵起了《百年孤独》那个有名的开头:“许

多年以后,面对行刑队,奥雷良诺·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,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”山谷里回荡着鸟语和花香,回荡着竹鸡的叫唤与万顷翠竹的浪涛,也回荡着我俩的一问一答——

听说这本小说的开头震撼了莫言、余华等大作家,客人,我问你,它好在哪儿?

难道说,是因为这开头短短的一句话,既有过去又有现在,还讲到了将来?是啊,我读到这句话,好像看到我妈家堂屋里的老挂钟,钟下面的摆锤在来回摆动。马尔克斯实在了不起,就讲了这么一句话,就把读者带回到上校的童年,从他人生的终点又回到了起点。这句话跨度多大啊。

老赵站定了,把我的箱子放上民宿的台阶,与我挥手告别:“还是我老婆说得对呀,人不能没有爱好和寄托。如今,听说我读书多,镇乡两级的学校偶尔还聘请我去当校外辅导员,给孩子们讲课外阅读,讲阅读给生活带来的变化。我讲的,全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呀。”

童趣飞扬,童声清澈,
如歌的南通大地永远充满生机。

铸魂育人,播撒法治甘霖,
向善而为,让爱零距离。
点亮微光,汇成火炬,
如画的江海平原永远充满活力。

·柳永建·

点亮微光

——为南通市“童声里的法治”主题活动而作

恰似艳阳照进了心底。

寓教于乐,欢声连着笑语,
逐梦而行,把真情传递。

和祖国的花朵在一起,
以守护未来的名义。
点点滴滴都很神奇,
如同润物无声的春雨。

和少先队员们在一起,
以红旗一角的名义。
字字句句都很温暖,

风筝与流沙

◎羽白

玉兰
一瓣

春末夏初,广场上,孩子们正在放风筝。多的是一家三口。沈曦媛望着女儿和丈夫,她深知,这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放风筝。

14年的婚姻,还是濒临破碎。她一直觉得,爱情仿佛流沙,想抓是抓不住的。她充分信任丈夫,一直充分给他自由。然而丈夫却是个妈宝男,因婆媳矛盾,最终两人选择离婚。

对此她迷茫了,趁着假期,带着女儿去家住海岛的闺蜜罗岫隽那里度假。尽管她就住在沿海地区,但家乡的海有些泛黄。海岛上的海水是绿色的,天是蓝的,那种纯粹的颜色仿佛宝石,能治愈人心。

罗岫隽结婚晚,儿子强强还在上幼儿园大班,暑假后开学才上小学。他们在沙滩上玩,看强强搭玩具、搭沙子城堡。罗岫隽的老公严广宪正好也在放假,耐心陪孩子搭建。他们慢慢搭起大门、城墙。高高低低,方方正正,煞是有趣。可一个大浪打来,什么都没了。强强大哭,她抱了一下他,安慰道:“儿子,没事,我们可以再搭,这次选离海滩远一点的地方。”

严广宪笑了:“儿子,这不算什么!像你妈妈说的,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搭建。但既然是沙子做的,总可能坍塌。还要搭吗?”强强想了想,重重点头:“搭!”

沈曦媛忍不住问:“塌了也没关系吗?”“我们选远一点的地方,然后这次我们建高一点,建好了爸爸你先帮我拍照!”强强坚定地说。

“还是你幸福。”沈曦媛看着他们走远一点,感叹道。

“爱情不是永远,婚姻也不是。中国人常说盖棺定论,到了最后才好说结局。”罗岫隽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感叹道,“爱情不是指间沙,再想拼命抓住也徒劳。”

沈曦媛忽然想起,丈夫的老师也是这么说的。那时他们的婚姻刚出现裂痕,丈夫的老师想帮他们撮合,便举了自己的丈母娘多疼爱自己的例子,总结道:“爱情不是沙子,越想抓越抓不住。爱情应该像放风筝,不要拉得太紧,否则会容易扯断;也不要拉得太松,否则会飞走。”

她当时觉得很有道理,可她的风筝已摇摇欲坠了。她只能拼命抓住。但爱情果真就像指间沙,越想抓住越抓不住。丈夫提出离婚,他蹙眉道:“不要捆绑我。”

爱怎么就成了捆绑呢?她不明白。或许因为度蜜月时没带婆婆一起去?可那是蜜月啊。或许是因为母亲带孩子带得少,婆婆带得多?但她也只能上班好好工作,下班努力带娃。

她拿起手机,拨通丈夫的电话:“我同意离婚,离婚协议书等我的律师拟好了发给你。”丈夫感到很意外,旋即笑了:“你放心,我还是会照顾你和女儿的。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。”

他们一起吃了一顿散伙饭,说了几个月都没说的话,反而比以前相处融洽。

得知他们要离婚,婆婆却出来阻拦了,毕竟离婚不是一件光彩的事。这次,习惯当妈宝男的丈夫还是照样听了妈妈的话,却用冷言冷语对她作出反抗。爱情终究成了指间沙,而婚姻恰似那风雨飘摇中的风筝……